

故乡吟

故乡之夏

刘振洪

每当遭遇夏天的炽热炙烤时，我会想起故乡夏日的清爽。当然，故乡的夏日也有热的时候，鸭群仰天嘎嘎呼喊与知了鸣叫的烦躁——夏日的热，热在渔人黑乎乎的面庞、伴随海浪起伏的船帆上；热在金黄麦浪的田野、匆匆忙碌的打麦场里……

岁月蹉跎，时光荏苒——四十多年，没有消去我对故乡大海的情思，无法忘却儿时的眷恋。

一

曾经纯真烂漫的童年，将儿时的欢乐和快慰呈现给了碧波荡漾的海面——

午时的海滩上，将赤裸的双脚用细沙子埋起来，双手深深扎进沙子里，倾起微斜的身体，眺望天尽头的远方；在马尾松的荫凉下面舒开身子仰卧，注目树冠空隙中的白云翻飞；或是钻进树林中寻找鹌鹑蛋，惊得野鸡和乌雀儿嘎嘎慌走。

岸边浅水中，生长着随海水柔柔摆动的长叶片海带草，海带草中藏匿着随手便可捉到的种种鱼虾贝类。走进略有凉意的海水中，双手掬起一捧，用力抛向远处，抛出一片晶莹剔透，抛出童年的遥想与憧憬。细沙子里常有鲷米鱼，一触到掌底，噌地一下子溜走，黏滑的身躯，很难逮住它。突然，一只小螃蟹夹住脚趾，捉住它，掀开壳，鲜嫩的肉直接填进嘴里。

愿意站在岸边的沙滩，看夕阳落入海平面——紫红的晚霞描摹粼粼如火的海浪，晶莹闪烁，奏一曲舒缓悠扬的歌谣；一只停放在沙滩的陈旧渔船斑驳陆离，静静凝视暮色苍茫中的云卷云舒；几只海燕逍遥飘洒，与最后的阳光争色，划破晚霞之绚烂，飞翔起夏日黄昏的浓浓艳丽。

有时，我会在海滩上逗留许久，直到晚霞消尽的时候回家，才发现父母和姐姐正在那里等我吃饭……

海滩、海风、海浪，鱼虾、船帆、渔人，鸥燕、夕阳、晚霞，清心平缓、洁净无瑕，一切自然洒洒，走过年年春夏秋冬，走过童年少年青年的奇思幻想。

二

夏日的莱州湾，享受着清晨西向阳光的普照。

那时候出海打鱼，没有地道的天气预报，多凭生活经验，自然会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风云变幻。渔人出海之时，是家人揪心的时候，不测风云带来的不幸，带来亲人恻恻的哭喊声，像海上的浪涛一样起伏沸腾。打鱼的人不会因恻恻的哭声而丢下撑起船帆的念想，却会在又一个晴朗的日子，扛起渔网，头顶月光，健步走上船舷，义无反顾投向大海的环抱。

接近午时，渔船靠岸了。渔人在较深之处抛下锚，将捕来的鲜货用筐篓抬上来。筐篓鱼虾蟹活蹦乱跳，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硕大梭子蟹被死死缠在大扣网中，还在那儿吐着白沫，一不小心会被它夹一下子。

阳光下的渔人，古铜色的脸黝黑锃亮，浑身上下尽是肌肉疙瘩，嘴里叼着旱烟袋锅子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流露出一夜无眠的憔悴，挥挥手臂，招呼前来

买鱼的邻里乡亲：梭子蟹不到一毛钱一斤，鲜亮的鲅鱼也就五六毛钱一斤。看着不少人前来买鱼，渔人一副得意的神情，时而拽出嘴里的烟袋锅子，时而撇开嘴巴，发出志得意满的笑声——听不出笑声里有更多的辛劳和困顿，看不出更多的懊丧与哀怨，似乎打到鱼、卖出好价钱，那些浑身的盐碱痕迹，便会成为一朵朵缤纷绽放的玫瑰花，那些出海的担忧和揪心的牵挂，在爽朗的笑声中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那个年代，生活的脚步之所以抗得住汹涌奔腾的波涛骇浪而无所畏惧，之所以扛得起那么多的沉重牵挂而在所不辞，不正是因为这股粗犷的豪气，拿得起放得下之担当，还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。

三

出海的人有海洋般的襟怀，岸边的人有浪花般的柔情。

记得夏日到山沟里给姐姐送鱼的情景，眼前时常浮现家里那辆小解放牌自行车的身影，山里人的纯真谢意不时在心头飘逸。

虽然住在海边，但由于经济条件限制，吃到新鲜鱼虾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，远离海边的山沟里更是困难了。

那时，姐姐在一个离家十多公里、叫庙前村的地方当老师。由于老家在海边，因此庙前村的老乡常托姐姐买鱼。父亲帮着买了之后，把鱼装在小柳条篓子里，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由我骑上小解放牌自行车，给山沟里的姐姐送去。

临近庙前村的路弯弯曲曲，上坡蹬不动车子，就下车推着走，心想庙前村这么偏远的地方，难怪姐姐不是那么轻易回趟家的。山里的景色跟海边不一样，到处树木、沟壑掩映村落，袅袅炊烟缭绕山林，一切都趋于新奇。不熟悉路，一边走一边问，提起姐姐的名字，村里人都知道。

到了姐姐那儿，双腿间被车座磨得发红，火辣辣的。看到鲜鱼的山里人很是感激，眼睁睁看着我，流露出诚挚的谢意。见到姐姐，我有些激动，好似突破艰难险阻终于获取成功一样。姐姐的伙食是村里每家每户轮流，轮到谁家，谁家做好了送到姐姐这里。姐姐知道我要来，前一天故意少吃留着。我吃着姐姐给我的饭，心里既得意也有些酸楚。

姐姐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而那时，她梳着短发，身着淡色小花的短袖衣服，喜盈盈地看着我吃她省下的白面饽饽和地瓜。那情那景，至今还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。

四

学校放伏假的时候，也正好是麦收时节。

麦熟也就几天的工夫，若抢收不及，一旦遇阴雨或大风，成熟的麦子会烂在地里，大半年的付出会付诸东流。抢收麦子是紧迫的任务，男女老少齐上阵——那是一个叫人疲惫也是令人欣喜的时节，因为麦香扑鼻的白面饽饽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。

太阳好热啊，越是热的中午越要抢

收麦子、争分夺秒，还要穿长袖衣服，不然麦芒会扎得浑身发痒。我虽是中学生，但已是好劳力了，一把镰刀把麦子揽在怀里，划拉下去，轻松地割下来、一揽一镰，一会儿割出长长的一垄空地。一垄麦子割到头时，腰酸腿乏，满脸的汗水迷住了眼睛。可当直起腰来，看看许多人还在后面使劲追赶，心里倒有些胜利感。

一块地的麦子割完了，大家再将麦子扎成一个个小捆，用小推车运到场院上。小推车装麦子捆需要技术，既要装得多又要牢靠，路上因颠簸散了架子，是更麻烦的事。推起装满麦子捆的小推车，一路小跑，尽管气喘吁吁，但不感到多么劳累。满脸满身的汗水，到水井那边抹几把脸，马上便凉爽松快多了。

妇女和年岁大一点的男劳力将运到场院上的麦子码成垛，瞅着好天气，再用铡刀将一捆捆麦头铡下来晾晒。早些时候用马驴牛这些牲口拉碾子脱粒，后来有现代化的脱粒机脱粒了。母亲忙活在场院里，虽是妇女，但很有力气，只见她高高扬起木锨，双臂不住上下挥舞，高高甩向空中——麦糠随风飘远，麦粒落到场地上，汗水不住地在她脸上、身上淌下来，后背渗出深深汗渍，沾满麦糠皮子的脸时常露出微微的笑意。

夏收时，生产队上重用我这个文化人，让我一个人在一间小屋子里办一份《三夏战报》，为的是给夏收夏耕夏种的人打气鼓劲，争取更快更好的夏季成果。《三夏战报》八开纸大小，正反两面油印，自己设计报头插图、自己写文章、自己刻钢板、自己到田地里分发。有时，要到“三夏”现场了解一些实际情况，选取一些人和事的素材，写故事、消息、人物，也写言论，一个人什么都动手。那些文章来自生产一线，是活生生的东西，“三夏人”愿意看，当把报纸分发给田间地头“三夏人”的时候，他们说“你可不用挨太阳晒、麦芒扎了”。我知道，那不是嫉妒讽刺，而是对文化人的羡慕和一份向往。

五

夏日里，母亲少有闲时，除了场院里的活，还要在家的院子里种很多蔬菜瓜果，有南瓜、西红柿、芸豆、辣椒、茄子、黄瓜，还有长长的菜豆角。那么大的院子很快长得满满的，绿意盈目，各种蔬菜花盛开的时候，院子便成了五彩缤纷的花园，自给自足，基本上不用到集市上买菜了。

母亲常常给那些蔬菜浇水施肥，时时站在红红的辣椒、紫紫的茄子面前观望，察看它们的长势。西红柿长得高、结果实的时候，柔软的茎撑不住，母亲用高粱秸子架起来，将西红柿的茎捆在高粱秸子上。黄瓜的花多了，母亲疏摘几朵，怕耽误其它的长不大。眉豆的蔓子长了掉下架子，母亲将它扶上来，用草绳子系好。各种蔬菜长在母亲心里，牵在母亲手上，为一家人奠定饭桌上的根底。

那时候很少吃到猪肉，偶尔父亲买点回来，肉炒黄瓜炖芸豆，香味扑鼻，满口满心的涎水——多少年来，夏日，肉炒黄瓜炖芸豆一直有着极强

的诱惑力，经常会干活汗流满面的时候想到那顿饭的喷香。母亲做出肉炒黄瓜炖芸豆仍在忙这忙那，直到别人动了筷子之后才坐下来，她说自己不吃，不愿意吃带肉的菜。她是舍不得吃啊，那么大家子人吃饭，做多少才够吃个饱？我不知道，可母亲清楚，在物资匮乏的家境里，她的奉献撑起了家的脊梁。

六

夏日里有几天最热的时候，特别是晚上，有时闷得焦人，经常在家院外面的那棵大槐树下乘凉。一点风没有，树上的叶子懒懒得不愿动弹，母亲拿着蒲扇，不时给我身上扇几下子，驱走蚊虫。蚊虫飞走，凉意拂身，下意识张望高空和远方，常常凝视着一颗颗闪光的星星而出神。

月光之下，大槐树叶被突来的微风吹得摇曳生姿、婆婆迷离，与母亲的话语悠悠相系。村间小路没有车水马龙，只有家家户户的灯火洒出窗棂，点点滴滴。母亲不住摇着蒲扇，述说那些令她难以忘怀的她父亲和母亲的故事。姥娘生过十个孩子，只活下来母亲一个女儿，姥爷四十岁出头就过世了，姥娘只身一人到东北接管姥爷的生意。兵荒马乱时的一个女人，无法维持下去，舍弃财产回到老家，后来跟嫁到龙口的母亲这儿住下来。

夜是静的，小河里的蛙声特别响亮，咕咕地叫着，似月光一样清脆纯净。有时会看见一只猫在河岸全神贯注地盯着一只青蛙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扑上去捉住它。猫嘴里的青蛙挣扎着，惨叫声划破银河与大槐树的静谧，吸引了人们遥望北斗的眼睛。

七

“三夏”的一段空闲里，季节更替好似不知不觉中衔接起来，浅秋的风会在夏日之太阳映射下，悄无声息地来临——那片绿油油的玉米苗子已经传来信息，后面的天气要凉了。

院子里的蔬菜，有的开始萎靡，叶子渐渐黄起来。南瓜还会撑一段时间，即便蔓上的瓜已经大了，变成黄色，里边的种子变得硬实，但叶子还会绿着。或许，在后来的凉意中，藤蔓前头还会结出个小瓜来，只是这样的小瓜已经不会成熟到黄黄的颜色，不能作为来年的种子用，说不准哪天会被秋霜打下来。

季夏之后，奏起收获之音响，秋的身影在新乐章之中，舞起新的希望。

当我在几十年后再次感受故乡之夏时，海岸不再有柔软的海滩，不见了扬帆的渔船，不见了家人等我吃晚饭时的情景，看不到母亲麦场上挥扬木锨的洒脱身影，也不能再重温给姐姐送去鲜鱼换来笑脸的惬意。柔软的海滩离去了，母亲的身影离去了，《三夏战报》寻不见了，听不到小河里咕咕的蛙声，看不到那片一望无际金色麦田的热烈和油黑发亮玉米青苗的浪波。

只是那棵大槐树还在，月光下的叶子依然飒飒作响，似乎在诉说着那些逝去的温馨岁月……